

歷史與空間

山水精神與中國莊園文化的時空對接



中國人的「山水精神」與莊園文化通過酒實現了意念上的昇華。

人類是從大自然走出來的。起初，先民們居住在宜居的區域——大多背山面水，水草豐厚、土壤肥沃、氣候溫和。幾千年前，氏族的領地變成了村莊，村莊擴充為鄉鎮，鄉鎮發展到城市。人們突然發現，建築多了，道路寬了，人流密了，而大自然卻沒有了。

於是皇族、貴族、士族、清流、文士們，開始尋找重返自然、接近自然的辦法。自此形成了中國傳統的兩大造園分支——造園於市，即為園林；造園於野，即為莊園。園林和莊園組成了中國傳統的造園體系，而這一體系的核心，均來自中國人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親近自然、回饋自然的「山水精神」。

中國人的「山水精神」是中華文化的DNA，其核心是敬畏自然、崇尚自然、親近自然和回饋自然。面對大自然的山川河流草木生靈，我們的祖先不斷地思考和探索著「天與人」的關係，這也成為東方哲學永恆不變的主題。

從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萬物本源之理，到莊子提出「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經典論述，老莊哲學奠定了中國人的自然山水觀，成為影響後世的審美價值觀。這一審美觀主要強調人必須順應自然，主張一切順其自然。所以，中國人的園林必「築山」「導水」「蓄氣」，而莊園必「育林」「耕種」「宜人」。

最早的中國式莊園出現在3000多年前，甲骨文中即有園、圃、苑、園這樣一些沿用至今的莊園用詞。殷商帝王和貴族園地建園圍園，一般是利用自然的山巒谷地圍築而成，這大概是中國最早的莊園雛形。

魏晉南北朝時期，被尊為「千古隱逸之宗」的陶淵明辭官歸隱，耕讀莊園，追求心靈的寧靜與澹泊。並留下了「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千古佳句。陶淵明在自然與人生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在人生的頓悟與自然的志趣之間引發了一種共鳴。連最平凡的農村生活景象，在他的筆下也顯示出了一種無窮意境的大美。

把自然作為人生的坐標和終極思考，中國文人的「山水精神」成為莊園文化的靈魂。而伴隨著「山水精神」的中國酒文化，則讓清流雅士們追求到「我欲乘風歸去」、「遊乎四海之外」的自然意境，並最終到達莊子主張的「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理想王國。

從來沒有一樣東西像酒一樣如此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古代的詩文歌賦之中。

從古到今，中國莊園文化包含的核心價值體系沒有改變，即以親近自然、欣賞自然的心態，去實現心靈的釋放和道義的追尋。形康莊園即是如此，在笑看雲捲雲舒之中，指點江山，澤被蒼生。正基於此，形康莊園承載了中國莊園文化中最質樸的美學、最基本的哲學和最廣義的慈悲。在自身享受大自然的恩賜之時，沒有忘記尋找經世濟民的良方，沒有忘記憂國憂民的使命。《禮記》說「治典以經邦國」，《論語》說「博施於民而能濟眾」，這是中國經世濟民理論的起源。城市無休止的膨脹可以增加GDP，卻讓人類成了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囚鳥。帶有人文情懷的中國莊園文化，其本質就是懷著一份「經世濟民」之心去呵護自然、呵護生命、呵護心靈。

形康莊園從它誕生之日起，是懷揣著經邦濟民、綠色扶貧的夢想，奔跑在中國莊園文化的正統領域之內。而從「淨天、養地、裕民、利己」這八個字中讀出的也是莊園的「經世濟民」。她出身於太行山南麓的晉城市郊山區，這裡山多田少，地薄水缺。農民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滴下鹹鹹的汗水，守護著微薄的希望，形康的決策層齊心發願：一定要讓這片土地上的父老鄉親過上衣食無憂、家人和旺的富裕生活。投巨資興建了6000畝有機山植種植基地，和百年山楂古樹保護基地，開發了山楂紅酒釀造工藝技術。讓山區換了個模樣——昔日的荒山禿嶺，如今果樹成行；昔日的破敗不堪，如今熙熙攘攘；昔日外出打工的姑娘小伙，如今在家門口穿上工裝。行走在形康莊園，隨處可見太行山裡頑皮的孩子，一見人就羞紅了臉，也正是這些太行山的子孫，繼承了山的仁愛，山的智慧，山的博大和山的包容。

「隱而不出世，逸而憂蒼生」，這正是中國千百年來無數文人雅士追尋的「山水精神」和莊園文化。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坂

決賽見

ArjenRobben

圖解：德國戰車一統天下 巔峰對決一觸即發

生活點滴 老井



飲水思源。網上圖片

古城裡曾經有過許許多多的老井，這些老井或在鬧市，或在街角，井口或方，或圓，不僅形狀各異，而且大小不一。經過歲月的積澱，那些嵌在老井邊的石頭，已然被打磨得光鑿照人，還有很多，甚至留下了被井繩磨出的、密密麻麻的深深印痕。

在我的童年時代，古城裡尚沒有壓水井和拉水井，當然更談不上有自來水了。一般家庭用水的來源，一是自己去甜水井挑水，二是靠水挑子和木水車送水。去甜水井挑水，首先需要自備水桶、井繩、木挑子等一應工具，而挑水既是一件體力活，又是一件技術活，前者需要具備一定的臂力，後者則需要掌握前後水桶的平衡，尤其使用井繩翻桶取水的技巧，更是讓一般的手生望而卻步，倘若一不留神，水桶掉進井內，打撈起來就非常麻煩。所以，儘管我家的生活條件一般，但唯一的勞力只有爸爸一人，而他又沒有多少空閒的時間可以去挑水，只能選擇花錢僱人送水吃用，除非萬不得已，也就不會輕易考驗爸爸挑水的技術了。

我家配有兩隻很大的水缸，一隻存甜水，日常食用；一隻存苦水，日常刷洗。這兩隻水缸都放在廚房裡，我和姐姐、妹妹常常在那裡，輪流幫著奶奶拉風箱。而古城裡的水挑子也同樣分為兩種，一種是專挑甜水的「甜水挑」，一種是專挑苦水的「苦水挑」。「甜水挑」好像是五分錢一挑，「苦水挑」減半，價錢介於二分與三分之間。這些送水者基本上都是靠苦力吃飯的平民階層，積微高級一點的，也不過是配備一輛用來拉水的木水車。這種木水車可謂水挑子的升級版，一次能夠拉夠多家多戶的用水，可以節省很多勞動力，但即便是區區一輛木水車，也並不是所有的送水者都能夠配備。送水者生活的困頓，由此可見一斑。

據說古城曾經有兩個時間長達數百年的古井，它們取了兩個充滿古意的名字：西潭、寒泉——前者位於西門外的堤口處，後者位於南關呂仙堂附近附近的「仙人橋」畔，均是古城著名的甜水井。到我的童年時代，這兩口古井早已不存在了，我個人比較熟悉的，一個是位於張家牌坊旁邊的那口老井，另一個是井道街的那口老井。它們都與我童年的記憶密切相關，張家牌坊旁邊的那口老井，與我家老宅近在咫尺，我常常在那裡看鄉鄰們汲水、閒話；而井道街的那口老井，則就在我最要好的同學家附近，每次經過那裡，我也總能看見同學的媽媽在那裡汲水、洗衣。它們構成了我童年生活的溫馨畫面。

不知什麼時候，古城裡的老井，似乎一夜之間消失殆盡。連同老井一同消失的，還有那些栽種在井邊的，有著數十、乃至百年樹齡的梧桐樹和槐花樹——直到某天，我在春夜裡行走，卻再也看不到井邊的男人和女人，再也聞不到梧桐花和洋槐花的香味了，我才真正意識到這一點。作家王開嶺曾經說過：「有了井，家才有據點，生命才有了地址。」井，代替江河，聚攏著人氣和城鄉繁榮；井之多寡，決定了社會容積和人口數量。」那麼，消失了井的社會呢？家，是否還有據點？生命，是否還有地址？我無法想像，也不敢想像。

這個時代，多的是落井下石，缺的是飲水思源。

趙武鎮

豆棚閒話

李瑞環的「看法和說法」

李雲

李瑞環的語言非常生動，很有說服力，最近有關他的言論錄已經出版，書名叫《看法和說法》。閱讀他的言論錄，會有很多啟發，對於處理人生的問題，處理事業的問題，怎樣看形勢的問題，都很有幫助。

任何人說話，無非是把自己的觀點傳給對方，影響對方。如果你當官，高高在上，說話沒有道理，沒有感染力，人家就不會聽。地位高，並不代表有真理。語言其實是思想的反映，你的思想有深度，有感染力，能夠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就會令人心悅誠服。如果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用自己的尺寸量度別人，甚至要人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處事，往往會反效果。這個言論錄，涉及了開放改革、國家的建設路線、和外交等等。

下面就是「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落實總比開會難」；「現在的一種不祥之兆是評論員太多，裁判員太多，運動員太少」；「有些人整天說，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就是不說怎樣才對；這個人不行，那個人不行，就是不說自己行不行」；「世界上哪有這樣的人，張口就說，說了就對，拿來就拍板，拍板就正確？」；「不允許研究的結論與現行的政策有不一致，這本身就是不許研究」；「電視、廣播、報紙嚴重存在的連篇累牘地報道一般性會議和領導人一般性活動的現象，必須採取堅決措施加以制止」；「對中國發展的水平估計過高、難度估計過低，是不正確的」；「地球越來越小，發展越來越快，慢走一步，差以千里；就誤一時，落後多年」；「任何國家和民族都必須面向世界、研究世界、融入世界，都必須面向未來、研究未來、籌劃未來」；「不能幾十年如一，總是抱著那些老詞、老句、老套套」；「社會主義制度本身沒有錯，奔馳車翻車撞牆，不是車子不好，而是駕車人的問題」；「哲學是明白學，不學哲學，天賦再好也不能算明白人」；「中國許多多問題與天賦多造成的，許許多多問題的解決也必須在人多上打主意」；「武松是英雄，那是因為他打死了老虎，他要是打了一隻貓，就算不上英雄了」；「把水引進來，把路通出去，是山西發展的兩大戰略要素」；「許多同志的條件差不多，但為甚麼進步的程度差異很大？一條原因就在於是不是善於總結經驗」。

談到外交問題，他會見外國客人的時候說：「不忘別人的好處，想著別人的難處。」「廣結善緣、廣交朋友」。

蓄鳥於樊中

青絲

蓄鳥於樊中

古時的文人，讀書之餘，多以蒔花養鳥作為休閒手段，藉以怡悅性情，陶冶情操。歐陽修曾有詩云：「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規勸時人不要蓄養畫眉鳥，認為鳥兒只有生活在自然環境下，鳴唱才會自在歡悅。想見在北宋時期，養鳥已經很普遍了。

到了明代，縉紳士夫對於世俗之趣更為看重，百舌、畫眉、八哥、鸚鵡這些體形較小、啼聲婉轉動聽的鳥兒成為了被大量飼養的寵物鳥，再配上製作精巧的鳥籠，既可玩賞怡情，又可作為庭院點綴。明人文震亨的《長物誌》曰：「飼養馴熟綿蠻，軟語百種雜出，俱極可聽，然亦非幽齋，所宜或於曲廊之下，雕籠畫檻點綴景色則可，吳中最高。」明代之際，經濟富庶的吳中一帶，養鳥成風，鳥籠也成為了人們宅院內的觀賞用品。這種民間趣味到清代則發展到了頂峰，許多天潢貴胄、公子哥兒都以提籠架鳥、鬥雞走狗為樂，籠鳥也被喻為膏粱子弟手中必不可缺的「三寶」之一。

舊時京城的茶館，是養鳥愛好者聚集的沙龍。養鳥者每天提著鳥籠到茶館小憩，與旁人交流，眼明人只須打量一下對方鳥籠的精美程度，就可略知對方的身價地位如何。因此，鳥籠也是炫耀主人身份財富、情趣品位的道具。在這股奢靡風氣的推動下，還誕生了一大批製作鳥籠的名家，且根據南北不同的工藝和養鳥習慣，分為「南籠」和「北籠」。製作材料也是越趨越精。紫檀、黃花梨、酸枝木、黃楊木等高級硬木都被應用於鳥籠製作，一些配件甚至用象牙和銀打打，鳥籠的日常維護，也是塗刷核桃油、芝麻油等高級植物油，使之滋潤悅目。除了實用性，鳥籠同時還兼具展示身份、財富的功能。這種情況下，究竟是為鳥而造籠，還是為籠而蓄鳥，也許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

多年前有朋友送給我一隻鳥籠，做工非常考究。籠身以及頂部位的木板，都有鏤空的圖案裝飾，還包括一根供鳥兒歇息的木槓、食罐、水罐、清理的糞叉等配件。我特地去買了一隻畫眉鳥，



山林野地才是牠最好的歸宿。網上圖片

放養在精美的鳥籠中。然而，鳥兒卻不停地撞籠，直撞到羽毛紛紛脫落也不肯停下來。我問人後才知道，畫眉鳥怕光怕人，要想蓄養，須在鳥籠外面加蓋一個布罩，不讓鳥兒見到人，不然就會一直撞籠至死。另外，若是想要鳥兒鳴唱，還要時常拿到山邊或樹林裡遛遛，讓牠以為是回到了自然環境，方肯啼叫。見鳥兒活得如此憋屈痛苦，我正打算送人，沒承想有一天忘了把鳥籠懸掛到高處，等我從外面回來，發現鳥籠已被老鼠咬開，鳥兒已經葬身於鼠吻。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齋奢乎樊中。」有了這次經歷我才知道，鳥兒確實就像莊子所說，是不願意為了飲食而屈居樊籠的，山林野地才是牠最好的歸宿。從此，我再也沒有養過鳥。

來鴻

星池

全球性的「文獎」

年初，閒逛書店，掃視一排排的書脊。最後，目光鎖在黃底青字的《第三十八屆青年文學獎文集》上。翻開書本，輕輕掀動內頁，一篇熟悉的故事隨即映入眼簾。心頭瞬間湧起當時的創作感受，腦海也浮現一年多前出席頒獎禮的畫面。

「青年文學獎」為歷史悠久的徵文比賽，創辦於一九七二年，每年的協會由一群大學生組成，得獎作品會彙集結集出版。因屬學生組織，資源有限，如第十九屆的文集，憑相關人士的堅持，十年後才得以發行，體現他們對推廣文學創作的一腔熱情。「文獎」發展至今，刪去早期的「報告文學」與「文學批評」這兩個項目，現除新詩、散文、小說及小小說組之外，還設有兒童文學、翻譯和戲劇劇本此類較少被納入一般徵文比賽範圍的組別，頗具意義。

由於，全球以華文寫作的人士均可參賽，因此，對這本文集未能詳列各得獎者是來自何地，略覺有所缺。依據那時於網上公佈的結果顯示，第三十八屆的得獎者，約有百分之二是海外人士，來自內陸各省、台灣各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可

見「文獎」廣受關注，能獲獎可說是一種認同。今屆「文獎」昂首踏進不惑之年，下筆時，比賽詳情尚未公佈，待五月中旬才正式展開，期盼本地熱愛寫作的青年，享受於文字之中飛翔。

憶起二零一一年末，假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行的頒獎禮，感受仍深。各地得獎者特意到港，而坐在身旁的吉隆坡文友，懇切詢問本地文學及徵文比賽的現況。全然感受到在場人士對文學的熱忱，無分本港及海外。這個城市，商業掛帥，存在一些扭曲的價值觀，猶幸，文學仍然存在，未完全殆盡。

緩緩把書合起，排隊付款。這本籌備一年多的文集，內頁是黑白印刷，沒個圖片，純粹滿載一行的字句，是眾多作者透過對萬物的敏銳觀察及無限想像，由心創作而成。這三百多頁的成果，極具分量。常說本港學生的中文水平令人憂慮，人們宜多閱讀能擦亮心靈的書，成為真正的愛書人，勿把書籍當作陳設或玩物。

把剛購的文集放進背包，途經恆河沙數的各式「達人」讀物，步出店門。慶幸，沒被眾多「作家」的「產品」所淹沒。